

南

河

志



恭襄祠記

祭酒吳節

恭襄侯諱瑄字彥純號樂善姓陳氏其先合肥人自少穎  
敏善騎射遇飛禽應弦而下洪武中隨父懷遠公官成都  
以舍人叅侍大將征大蕃散毛諸獯所向克捷及父職同  
知右衛事奉檄征越巂蠻并諸夷皆連破之生擒渠寇賈  
哈刺以見于朝繼會大兵征雲南百夷累功陞四川都  
指揮同知尋陞右軍都督兼事總舟師于江上

太宗文皇帝入靖內難正位宸極以公功存朔運進爵平江  
伯時乘輿巡北京命公歲漕漕百萬石繇海道給足行

在繼復奉 命屢于閩海等處備倭修築海門至鹽城坻  
堤八百餘里又于近海太倉築高丘二十餘丈以為海舟  
表識名曰寶山碑刻具存及北京都邑成罷海漕命繇淮  
徐穿衛入路河以運公遂建議于通州天津德清及淮徐  
諸處皆置駁倉以貯南粟造淺舸八千餘艘導山東沂泗  
汶洸諸水以灌濟寧二閘遂循濟埽度安山南經孫村湖  
梁山耐牢陂取道築長堤百餘里以扞漫流又從沛邑引  
昭陽湖鳳池口諸水暨黃河支流以灌徐呂二洪遞接迤  
南諸舟遇冬水涸則督工開鑿中流巨石以殺湍勢又開

泰州白塔河四十餘里以通大江築高郵寶應汜光白馬  
諸湖長堤構梁以度緯道自潞抵淮計程三千六百有奇  
設淺鋪七百餘所置守卒導引沿岸栢柳濬井以便夏月  
行者又疏瓜洲儀真二壩淤塞以接海潮沿途建石畚土  
為楔閘水以時啟縱其閘以座計者凡五十有奇所輸官  
粟視河漕一百萬石復加至五百萬石初淮波險惡難于  
溯流計工開清江浦五十餘里自管家湖鴨陳口通淮湖  
築堤置移風清江閘以達于河而淮道通矣其他疏鑿以  
便稼穡者不可以數計此皆南址所經一覽而俱見者也

洪熙初 詔求直言公首陳時事之大者凡七承

制獎答 勅有司行之又 誥贈三代皆伯爵宣德初

命鎮守兩淮仍督諸軍領漕事時公年彌高屢乞遜避

詔加勞慰然公晚得脾疾陰雨間作猶躬 聽治罔有滯事

暨疾劇仲子儀侍蒙特遣醫來不能起以癸丑子月十一

日薨逝春秋六十有九子佐襲伯爵孫預繼襲今以功進

爵為侯淮人念甘棠之愛愈久愈至既請于

朝以定春秋二祀又歲時伏臘有迎賽之典亦惟公祠是瞻

是虔茲又江淮舊俗然也

白塔河記

侍郎王璵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  
支流以南屬于江北達于淮者也

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醜濬舊道建新開大橋滿家  
江口四閘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壅淤  
舟既不通閘亦隨毀廼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君昇  
以為言上其事于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于衆得  
修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于是召集旁近兵  
民二萬餘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堤四十里復建

閘二座其大橋新開閘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壩  
三夏月潮漲則由閘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閘五以  
防泛濫淺舖五以備疏濬至于蒞事有廳享神有祠保障  
有巡檢司凡有益于河者無不為之經始于丁酉三月以  
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寬具事顛末來請記予嘗考之  
吳城邗溝昉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閘  
置堰宋至紹興易堰以閘則漕河之出于揚境者最為切  
要漕法之講於先儒者最為詳備漕數之給于縣官者最  
為豐溢大抵建國于西北為不拔之基取材于東南供不



貨之費由今視昔杳無少異興事勸功有待于人此白塔之所為濟理于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址距瓜步沙尾紆滙六十里舟多敗溺遂涉漕路由京口埭沿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淤淺不勝重載則由常州孟瀆河入江溯流而趨伊婁回還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接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即安流亡盜竊之虞而游樂土

蒸徒歡呼無事轉挽篙工梲師乾卧而至其為省費又奚  
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畧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  
力排群議茂績成蹟施加當時敷被後世如此後者庸可  
得手

康濟河記

大學士劉健

弘治二年秋河決汴溢於山東諸縣損運道山東守臣上  
其狀請官濬治

天子憂之勅戶部左侍郎白公昂乘傳以往河既訖功乃視  
運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濬治時監察御史孫君衍工

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巡撫右都御史李公昂漕帥署  
都督僉事都公勝署都指揮同知郭君鏞合議高郵州運  
道九十里而三十里入新開湖湖東直南埗為堤舟行其  
下自國初以來董河官司障以椿木固以磚石決而復  
修者不知其幾其西埗則與七里張良珠甃社石丘平阿  
諸湖通濼迴數百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涵湧舟與沿堤故  
椿石遇輒壞多沉溺人甚病焉前此董河事者嘗議修湖  
東鑿複河以避風濤便往來不果行今日議欲舉運道之  
便利宜莫先于此者白公議允遂相地興工開鑿起州埗

三里之杭家嘴至張家灣而止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  
奇兩岸皆擁土為堤椿木磚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與  
湖通岸之東又為閘四為涵洞一每湖水盛時使從此減  
殺馮以三年三月始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者  
出複河無復風濤之虞人獲康濟白公因采衆議開之

上名曰康濟河河始開白公徵入京進掌臺憲吳君亦以休  
告去孫君又繼至巡撫右副都御史張公瑋巡按監察御  
史伊公宏工部郎中李君景繁繼其功是後也工費皆以  
募計工起于淮揚二郡給之僱直其賞半出帑藏餘亦二

郡所措凡費錢以緡計一萬五千糧以石計一萬六千蓋  
淮安郡守徐君鏞揚州郡守馮君忠二守方君璿郡倅王  
君玆等主之而身親其事則以委揚州二守李紱高郵守  
毛實海州守陳廷珪通州守傅錦如臯令張善及揚州衛  
指揮李淮等諸君皆得人宜其告成之易且速也耆民葛  
璘等覩茲成功謂當有記以白郡守二郡守有嘗識余者  
乃具事狀遣揚州衛經歷毛君開來請記余惟

國朝財賦之需東南過半自海運不行官舫客舟悉由于此  
舳艫相御晝夜無虛時而高郵當南土之要衝故湖水為

險事誠有缺諸公或奉

勅或承委於茲乃能急所先務易風濤為坦途以康濟往來  
且工以雇募費出帑藏使民不勞而事集有足嘉者遂為  
之書

新開湖記

大學士劉健

高郵州之西南湖曰新開與甃社湖通而天長以東諸水  
盡匯于此其南埗運道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凡三十餘里  
颶風或起則巨浪掀天舟行遇之多致覆溺弘治初戶部  
左侍郎白公昂奉

勅整理河道乃于湖東開夾河一道曰康濟河以通行舟往  
來便焉然湖之老岸歲久激于西北風浪日就頽壞而康  
濟難保無虞九年都憲李公憲適總督漕運嘗委揚州府  
施君淵董工修築未幾遷官去乃以通判韓君瑀代之工  
未竟而李公亦物故都憲張公敷華張公縉相繼其任工  
部郎中謝公緝張公瑋劉公浩相繼管理凡工力措置悉  
委揚州府知府王君坦許君節王君恩而督導之至老岸  
之下頽椿廢石積久未除岸之不堅職此之責命夫匠之  
水悉出之然後釘椿下石以次修築迄十六年八月也

東夾河之間民田千餘頃困於積水乃于河底作涵洞以泄之歲久而湮塞河之新岸又日漸衝決田沒于水而稅如故凡墾田之民流亡殆盡諸君患之仍委韓君等督工修理僅三閱月而完田既可又民之流亡者復業又自淮安至儀真一帶河岸低者增之缺者補之視舊有加故近年以來雖大水無所患而舟經行者咸目為坦途焉

題名碑記

工部郎中涂君棣記曰治水之官尚矣其在唐虞伯禹作司空平水土周有川衡掌川澤秦漢以來迄元季咸有其



官雖職秩不盡同謂之都水則相沿也肆我

太宗文皇帝都燕墟形勝深惟儲侍乃濟元會通河遺迹導

汶水分流浮江達淮轉輸京師停海運始

命侍從之臣成化丁酉專

命都水司郎中或員外者二人受

璽書分理自沙河南達儀真故謂之南河云行署往寓徐州

正德丙寅改建高郵州治西隅嘉靖乙未予來治徐沛漕

渠為中丞松石劉公疏留蒞任詢前此歷官名氏無所徵

乃考質文獻得其可知者三十七人鏡石示後夫官因事

建政以人成君子居其位則思其職故曰有死無二不敢  
廢官古之人自一命以上皆然也矧今日外都水之設越  
惟漕河攸司國計斯繫治水之責顧輕且易乎哉是故  
因勢順導之謂知決汰疏鑿之謂勇濬節宣殺之謂義防  
制陂鄣之謂仁能是四者治水無餘職矣靖共夙夜無爽  
厥德時惟丕績非存乎其人邪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彰往者鑒今者也觀名知人撫跡論世懲前毖後能不惕  
然以懼懼則思思則勉勉則政成是名之題固不徒志爵  
里歲月而已也

應公祠記

祭酒萬浩

神京北莫凡百食貨資給東南官漕商販自儀真抵于潞  
河運經寶應汎湖以達其湖堤修廢上干

國計下切民事厥繫特重故隸河道分司冬官卿兼而董之  
嘉靖四十一年洪水橫衝堤決四十餘丈其潏湧之勢舟  
楫觸之輒覆以裂時值田未垂熟沿漫高郵興化數州縣  
盡沒而萎自夏迄秋工費千金圯潰益甚有司復估三千  
有奇阻商羈旅運土供作數月之間嗟聲載道群情洶洶  
閩漕所究方山應公蒞任遑遑躬詣決所顧彼商旅久羈

于役人疲物斃喟然嘆曰未見利民先以厲之吾其忍乎  
遂釋羈通阻便其往來深察徃事之弊徐圖善處之方默  
于决次插草標識越晨視之草豎如昨復嘆曰土堅若是  
胡為屢潰迨此方儉小忌成幸敗陰壞而冒利也矧流急  
則剛宜制以柔前者徒恃木椿斯相激而易摧也遂令廣  
纜索伐柳枝席草捲土束把投塞枝護草濡土疑而堤成  
焉用止三十四金計省百倍功成不日民咸神之知此百  
姓禱于泰山天姥之神至是建祠鎮綏其上今以所羨香  
錢協濟班夫里甲歲省千踰金矣其時會首徐宸范堅金

蕙等三十餘人檄邑士民具呈本縣申請諸司建祠立牌  
昭思感距今星霜七易東西二鄉及上下州縣田穀年登  
賦足漕治農歌于畝商誣于途禱符願愜神人胥懽父老  
仰而涕下曰今日之利孰遺之耶難公賜也前雖祠宇之  
建牌位之立曷足稱吾民之情哉又相率請縣肖像勒石  
以垂永久厥令湯君一賢即從民志贊而成之以其初末  
因監助鄭君如瑾請為之記惟公體國憂民本以實心且  
聰明周悉事握其要故用約而功博他如瓜洲開河徃費  
二萬二千止用八百金儀真修閘已估踰百用止二金每

次開河築口必派椿木惟起月河舊椿用辦而商民不擾  
至其沙洋之築求為荆沔百年之利惟誠與才合游刃  
有餘地噫大受遠到斯足徵哉公名存性字成之別號方  
山浙之僊居人嚴翁司寇暨子叔太宰先兄中丞夙有道  
誼之雅通家之好予與鄭君同也故樂道其善無以嘉斯  
民之厚云詞曰四海為富藉之糟賦實應其衝湖當其路  
維湖有堤以捍以注水昔為災防決障頽田淤稻萎舟傾  
楫摧公臨董治庶民子來潰者忽止偃者復起農商興頌  
神人胥喜功成有年民思弗諼祠構奕如像肖儼然猗歟

盛德名位方赫陽春不偏佇遍四國疊萬待銘肇于茲刻

砥柱亭碑記

叅政陳文燭

砥柱亭者水部張大夫修高堰成而名之者也余按水經  
蓋有砥柱山云其在汾濟渭洛之交乎而禹疏以通河故  
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東至于砥柱封山表烈乾坤終始  
焉乃高堰既成而大夫以名其亭蓋澗口未塞其流甚急  
既塞其堤若砥柱云淮人得平土而居之比于神禹荀卿  
氏謂途人可為禹也况吾儕乎况其功較明彰著乎登斯  
亭也興河洛之恩焉且高家堰當淮泗之衝創自漢陳登

而國朝陳平江瑄尤經畫焉自堰壞而山寶鹽興高泰之間連三十六湖滙為巨浸矣大夫毅然築之長堤高厚延袤萬丈始大夫之築高堰也冒兩風犯寒暑大澗屢塞而決議者猶然難之乃大夫持論不撓始志益奮鼓大營銳士及齊魯滌和之役合萬人而成之澗口始塞淮泗交流同歸于海所謂河定人安千載無患得上策者非耶昔蠙珠之貢九鼎之潛皆江淮大治之徵茲亭盛事也異代不侈談與予為大夫頌焉大夫曰往大中丞吳興潘公上經畧兩河疏也



聖天子俞允師相張公主之司空李公贊之潘公躬臨堰上  
策力畢屈胼胝不遑以身禱天神人協應與左司徒新安  
江公同心圖成又清江虞部主政陳君大叅游君憲副張  
君咸共濟焉將佐則俞都司尚志韓同知相鄭同知國彥  
曹運副鉞王通判一鳳暨諸吏士靡不分猷宣力備極勞  
勩不穀得成其事皆奉 廟堂之威靈總臺之指畫及諸  
君劬勩之所致也不穀何能為後亭各砥柱蓋表成之惟  
艱屹然如山俾來者加一簣而求九仞云爾余于大夫偉  
其功高其識憶隆慶庚午辛未間淮水大泛臨海王公撫

淮而文燭知府事曾修高堰丁文恪公在翰林大書碑焉  
謂范文正公修海堰蘇文忠公築杭堤民到今祀之余入  
蜀而堰失守甚愧其言即取文恪之語頌大夫也其有辭  
于永世哉大夫名譽宇德徵登辛未進士江西新建人其  
治水功最多余不論而論名亭之大者書諸石

平水閘記

兵部侍郎萬恭

淮揚水國也茫計然扁舟五湖故在焉彼固自為濬耳未  
堤也秦併南服徧列郵舍通南服萬里貢賦第擇五湖高  
阜置之郵命之曰高郵未堤也晉謝安始堤揚州之址隅

遏水田以不敗民思之以為甘棠之澤命之曰邵伯堤雖  
堤焉不濟運隋煬帝績堤高郵寶應南接邵伯而北貫淮  
揚西邀七十二河之水以聯絡五湖導龍舟自汴踰淮而  
徑達廣陵以為娛堤乃延袤三百餘里諸湖巨浸至周遭  
七百里雖長堤焉不濟運唐以降餉道始藉之永樂中會  
通河成歲漕四百萬而江南之粟獨得五四焉高寶江都  
山陽長堤屹為餉道襟帶矣陳公瑄經畧其事以謂湖漕  
弗堤與無漕同湖堤弗閘與無堤同蓋五湖滙七十二河  
之水滔天而獨以儀真孔入于江清江孔入于淮障而

之是歲以隄決也乃置數十減水閘於長堤之間令丁夫  
時啟閉湖溢則瀉之以利堤湖落則閉之以利漕完計也  
顧百八十年都水使者弗之察一閘壞輒堙一閘一堤圯  
輒崇一堤勢乃湖日以高堤日以敗餉道大壞計臣懷凜  
凜之危隆慶壬申余治水舟上下循諸堤湖駸駸且沉堤  
矣周覽數百里求陳平江減水故跡不可復得矣亟上疏  
請大治平水閘悉改減水舊制其法一準諸湖水之淺者  
而諸閘視之以高下其底焉止蓄潴水大都深四尺為度  
令可運舟而已勿設板勿藉夫湖溢以閘之口洩而殺旃

湖落以閘之底截而過旃湖自為補瀉耳人弗復與也又  
閘欲密欲狹密則水疏亡脹悶之患狹則執力緩亡啗决之  
虞疏上

制曰可余乃檄先都水使者吳君自新今都水使者熊君子  
臣而敷治焉在高郵設平水閘者六以萬曆元年九月成  
之在江都設平水閘者四以萬曆元年十月成之在寶應  
設平水閘者八以隆慶六年十一月暨萬曆元年十月成  
之在山陽設平水閘者二以萬曆元年十二月成之又禁  
民私置涵洞得自為閘曰民閘寶應城北隅為泰山祠祠

後引湖水旋遠禮祠者若市令願設閘引水洞橋環神室者聽不日成之也曰靈應閘皆從平水之制蓋長堤蛇遠諸閘洞開上之湖水灌輸無恐下之膏腴旱澇有備斯公私百世之利也司馬氏喜而記之特勒堅石豎于南河公署之前楹曰後來都水使者接于目而概于中也毋遂堙閘毋徒崇堤惟此安流不盈不涸以期萬年永此平水之業

高家堰記

學士丁士美

山陽舊有高家堰遠郡城西南四十里許而圯廢久矣其

最關水利害者則大澗口也先是堰屢決屢築工皆不鉅  
邇者決益甚工益鉅當事始難之矣按堰迤西當淮泗二  
水合流之衝二水東址與黃河會胥入于海比歲河流衝  
決則淮泗汎濫勢必由澗口建瓴下注滙于津湖甚者突  
漕堤入射陽湖而山陽鹽漬之間以及海陵諸地通為巨  
浸茫無際涯黃河亦為牽引而漕渠日就湮淤是其害不  
直在民生而且移之 國計也是放郡乘獨不之哉故欲  
極民之溺者無徵焉先後議築者凡逾二紀而堰屢決  
大都唯者十一否者十九其唯者率如前指曰築之而已

者輒稱財訕至有執道旁之見上不便狀者故屢議屢罷  
不果行邇者郡守陳公治淮之明年諸墜具修雅意問水  
至是特因士民之請親至其地用中而荒度之已而慨然  
曰淮之休戚將是焉在可弗圖乎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  
責也夫顧民力竭矣難重勞也夙夜籌之不置將有待而  
舉者會督撫王公至灌輸之暇問俗臺臺廉堰狀為愕然  
曰淮之休戚將是焉在可緩圖乎彼稱不便者值財訕爾余  
能以官帑成之遂發帑金萬二千有奇令募民築之以其  
事屬諸陳公然公計此已甚稔矣公因肩其事迺以其後



屬諸致政周君于德等曰惟茲堰事蓋為余往董之惟桑梓是念勿我辭也周君等唯唯承指惟謹相與環堰而棲處焉是時饑者載道聞募而至者七千有奇翕然趨事其扶携老稚而就食者又倍蓰不啻也工始于隆慶六年九月訖于萬曆元年春正凡五閱月而堰成云堰隨地高下其高者約一丈許面濶五丈底濶十五丈濶口水深一丈實土與之等濶三十七丈堰築于其上外為偃月堤長三百丈高六尺水小至或能禦之大至雖勢能襄堤比至堰力已殺矣其貝溝六安溝舊漕河等口皆為月堤以護之

其崇如墉觀者曰壯又導堰內湖澗諸水由畢溝入西湖  
數十里間為膏腴可樹可藝云堰延袤五千四百丈用帑  
金六千有奇民不勞而事就緒皆督撫之石畫郡守之經  
理也淮人請刻石以垂不朽函書屬余記之聞之語云非  
常之原黎民懼焉民之難與慮始也自昔然矣其堰之謂  
與余嘗觀宋天聖中海潮漫為鹹鹵范文正公時監泰州  
西溪倉議築捍海堰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  
田逾年堰成民享其利三州之民生祠之又元祐中杭之  
西湖多葑田六井幾廢蘇文忠公時守杭遂濬茅山鹽橋

二河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杭人名蘇公堤家有畫像飲食必禱于公今茲堰之舉視文正文忠又奚異也淮民之尸祝二公也無疑矣世嘗謂古今人不相及非然哉非然哉

老堤記

高郵州守吳顯

督撫吳公以堤工焦勞嘔血而沒未幾月而共事之人四散殆盡余以深春到堤上物是人非不免有回首西州之感且恐事遠人湮後之人又誰知之適郵人構祠於堤上以世世報也余於是乎直書其事以為記夫事出於庸衆

之所易而君子取而加之身未足以為難惟英雄豪傑竭  
謀集思歛手驚愕而不敢前者吾獨以身任之而不辭此  
非其忠智過人者未可與議也蓋吳公之老堤是已堤長  
亘四十里國初朱樂年間平江伯陳公瑄役丁夫數十  
萬鳩磚石而砌之弘治年間白公昂以總河至又於堤之  
內越民田三里許鑿河通餉以避湖波之險是謂東堤其  
捍隔民田一堤則謂中堤中堤之中有田數十萬頃則謂  
圈田蓋是時三堤無恙越河安流圈田悉為沃壤高郵成  
樂土已嘉靖三十年以來有司狃於故常當道憚於區畫

遂使淮泗長奔三堤殘壞民田廬舍長為魚蝦之穴而高  
郵遂狼狽而不可收拾矣顯於萬曆三年八月來牧是州  
適清水潭大決漂物畜不可數計當道傍徨遂請於

朝括稅銀一萬二千兩并築是堤淹官吏擾雞豚顯亦以劬  
勞而病死者三日迺堤完未十日又復大決鉅萬之費付  
於東流越明年二月吳公起疾來督淮北公見百姓嗷嗷  
載道長淚沾襟集耆老而詢之有何策而能振汝郵者余  
以修復老堤對公慨然曰是吾治揚時籌之熟矣時洪水  
大漲公親駕小艇沿波上下既而舍舟登陸闕於東堤迺

召耆老而訊之曰爾知老堤不守之故乎越三里而為河  
非策也彼其相離太遠民不復知有老堤者已百年矣日  
缺月壞至於極敝園田之為巨浸無惑也園田既壞二堤  
安能獨存也哉向使當時傍老堤而為越河俾官得以省  
其殘破而亟理之將老堤世世無壞也而又安有今日也  
哉僉曰然公於是亟上 疏為復老堤計又亟議開越河  
於傍以為保全老堤計時

聖天子軫念淮方日以高寶為憂疏上得嘉

旨而彼拘常學俗遐聽旁觀方且蜂蟻謂老堤必不可復欲

復老堤工非十餘年費非數百萬必不可又謂中東二堤不可廢廢二堤其勢必梗運而不可成惟

天子重公才望也而又以公夙知揚州其耳目覩記非可以浮議撓也下命公專制展采公於是鳩磚石則取之蘇常鎮揚徐州洞庭等處集灰木則取之池泗瓜儀天寧等處號夫役則取之廬鳳淮揚等處掄官材則取泰州知州蕭景訓寶應縣知縣李涿泰興知縣劉伯淵如臯知縣鄭人達興化知縣王三餘而顯以不才與焉重督閔則前淮揚兵備副使程學博兵備陳文煥水利僉事黃猷吉而鳳陽

府通判王師性揚州府同知張民範通判蔡玠則又分地  
以董其事焉。畫既定，漸次修舉。則萬曆四年八月初三  
日也。維時老堤深浸已百餘年，而園田浩蕩，茫如滄海。稍  
有一二礮石，又為湖波衝洗，不可置。即置且不久也。亟以  
請之公公曰：此其計必越壩也。迺或主水櫃，或主捲埽。公  
曰：此其計必實土也。果以得濟。雖隆冬天寒，不以勞瘁辭。  
報完於萬曆五年二月初十日而越河之功，繼之矣。其為  
南工八百丈，則以揚州通判蔡玠董之。其為中工二千六  
百丈，則以顯與寶應知縣李深董之。其為土工一千三百



夫則判官邢文誥董之其五月二十日工完而洪水忽至  
老堤少壞前持議者攘臂而起公未聞曰是當以排椿而  
障之也彼洪濤不得踰堤上又安得壞我堤也哉復上疏  
以破浪護椿請得命而行之越十一月初十日而兩堤之  
護木俱完矣夫公起事時物料未齊也人工未便也自上  
世以來計議趙趙者已百餘年公獨奮然任之於身而告  
成於期年之間是何修何營也前呼後擁高官大吏奔走  
而不敢仰視者帥臣之體而公之視堤也寒不提爐暑不  
張蓋即饑餓且忍之也智疎於曲突謀雜於築舍以至左

坑右谷群言淆亂遜避而無所主持人情之常而公之情  
採群言出自獨斷其易越河築龍橋一策即百司庶僚無  
及也虛張功蹟塞責目前冀得旦暮解手而不復為經久  
計吏事之態而公一木一石出自胸臆俾世世可藉而安  
至於易筭之時為全保堤工之計刺刺語不休又任事者  
所未有也嗚呼公今已矣方其決策借籌而群議沸騰非  
公孰與執之洪流滂湃垂成幾敗非公孰與終之昔漢廷  
號稱多士而宣房之役令帝臨流悲嘆母有一人能捐其  
軀以為

西河志卷之十一  
朝廷分憂共事者視公之奮不顧身者何如故曰非忠智者未足以議也公諱桂芳號自湖由嘉靖甲辰科進士於萬曆四年內蒞淮及五年十一月工完而公逝矣今事纔幾月而共事之人行取陞遷蓋已星稀霧散無有存者惟顯以五載株守是邦即數年後又孰知其拮据勞苦之如此乎故備書之使後之履是堤者得以考世論事而識公之勞於不忘也若其功績之美有裨於

國計則

太史記之矣顯又何言

張公治水記

淮南吳敏道

水部張公者南河工部郎中張公譽也張公前為清江浦工部主事于時河淮交漲不用故道直牽高家堰南走水不得注海海口沙日益起

上屢遣督府治之不效張公日夕問水便宜於是言於大司空新建吳公即欲治水計無出築高家堰上者吳公條其議以

聞晉張公本部郎中管堰事會中有齟齬者于是人人爭言堰非便宜計且必不可就適

上以新安江公為中丞兼左司徒總漕務又以吳興潘公為  
大中丞兼左司空總河務張公則又持壇議言兩督府兩  
督府決筭會疏請

上時戊寅夏五月也于是淮北則塞崔鎮決築遙堤建滾水  
壩淮南則塞板閘鄭家口築柳灣堤築白馬堤甃汜光湖  
石堤濬揚州河渠修清江福興二閘皆分屬諸執事而築  
高家堰建通濟閘開新河口塞黃浦決塞天妃閘塞朱家  
口築趙家口堤修建方信二壩則盡以屬張公高家堰蓋  
六十里若大澗湯恩綠洋貝溝尤空洞沉水中水遊駛如

箭已卯正月張公率徃夫先塞堰決塞且半會颶風從西  
北起堰復壞人人遂爭言堰果不可就或言堰之址自史  
家莊至武家墩又址至清口堰之南自石家莊至越城又  
南至白水塘地勢稍高功或可舉張公黜其議曰今所塞  
者三千丈耳何至棄之遠事數千里乎卒操初議不移然  
潘公與張公益憂之甚日相對畫所以塞堰者其夜兩公  
並夢神人稱漢將軍關公語以堰可就狀語旦兩公相見  
語合大異之曰此神明贊我矣于是公奮膺立堰上矢于  
衆曰所不同心立堰者有如此水適淮安府同知鄭國彥

兩淮運副曹銜率夫八千至東昌府通判王一鳳率夫四  
千至都司俞尚志率營兵二千至邳州判官胡傳率夫一  
千至張公部署其衆聞金而進望幟而趨司經者以絙進  
司柳葦者以柳葦進司土者以土進諸文武之屬亦無不  
鼓氣攘臂于是湯恩深洋貝溝以明日塞大澗僅五日塞  
若神助焉人多言大澗有鼃窟其下鼃鳴則風雨至比塞  
大澗之夜有聞鼃鳴云先是堰未塞堰外內皆水無從得  
土既塞堰決則堰內水落土大出徑夫競擔土培堰堰高  
一丈五尺廣五丈址廣十五丈大澗又為月堰秋九月高

家堰及所工盡告成諸役惟高堰最艱然堰不築即諸  
役何庸與哉堰成淮水始得與河水合流入海兩河盡復  
故道矣是役也潘公主盡于工江公同心助之然所謂首  
事肩鉅者張公也道淮南布衣得愉怡田野間為太平之  
民幸甚乃紀其事以藏之山中

論曰聖明御世風雨助順百神效靈信乎高家堰塞決  
之時西風大作驅水東入海即水葦無所盤據兩龍蛻  
骨黃浦而去異矣哉都人士則謂張公蒙霧露觸風雨  
泥淖浸脛飛濤撲面即挫卒所不能任者公任之斯其



南河志 卷之二  
精誠勞瘁亦足以感格皇祇矣

寶應弘濟河記

大學士沈一貫

淮揚之間有巨浸馬受天長盱眙諸水雜而稱之曰邵伯  
高郵寶應湖云邵伯故無梗高郵有白康敏越河獨寶應  
謂之汜光直黃蕩口黃蕩口居湖中心相距百餘里勢既  
沈汨加為西風之衝槐角樓一堤如箕如綾不能獨拒守  
吏常苦億矣方波忽濤罷鼓不時三老長年望雲測景而  
後行如遭其平揚帆若無偶逢其怒棄柁棧如葉耳蓋陽  
侯之欲無厭而魚鱉教飽如壬午秋並岸巫招者疊疊不

可計也故計漕莫如寶應急且湖以東田無慮百萬頃決  
輒為沮洳興鹽諸邑之萍可食乎生理盡矣故計湖以東  
亦莫如寶應急水部郎中許應逵任夫也是倡越河議中  
格不行涇陽李公來督漕許郎理前語李公曰吾聞是役  
之不可已也願無煩主計李公朝

鳳陽遭饑使者而問焉吾欲堤寶應而假資于君君饜餒今  
十六萬能捐其半相助乎饜使者曰均公也胡為不可於  
是李公更請資于留儲再往復亦報可迺與部使者偕言  
上而陳給事者通州人也習知其鄉水利害為上縷縷分別

之大司空因履請得俞旨將益日鳩工而李公以留司馬遷黃岡王公來載咨載程矢諸大夫宣力不勸自三官廟抵南郭外延袤三十六里而三分其工許郎暨海防叅政舒君大猷董其北中河郎中陳君瑛徐州兵備副使莫君與齊董其中理刑主事羅君用敬漕儲叅政馮君敏功董其南即舊堤為西而別堤其東杵薪累石實以剛土樹以榆柳廣可以行駟馬引水注之舟行其中兩堤又皆築滾水壩三以時疏洩水暴長則越河注支河道射陽廣洋而入海殺其太過無令留害始卒八月亟成而堅費雖

錢暨南司農金各十萬而會稽織悉贏二萬餘仟矣河成而舟衝艦至若行溝涂昔之惕號辟易者歌謗許以若嬉又微寧漕堤以東皆舍塞茭為索綯以業所謂百萬頃者田長老言往往不獨苦勞亦苦旱重堤而不敢浥一沟也今食蓄洩之利盡上上壤矣告成

上甚嘉悅賜河名曰弘濟疏爵賞有差予惟縣官以漕為命自嘉隆來歲歲言治漕汶濟淮泗河海舂鍾具徧而乃稍息肩蓋水性不可知嘗議之而嘗作之利不無而害時有故且言其便夕告棄也舉大事決謀難矣謀決矣工鉅費

繁請帑藏不可括閭閻不可取資又難矣資具矣重臣數  
易在職者遽虛目前任事則又難矣今費省而利私人不  
勞而効捷是策臣之計定而 廟堂之聽審哉諸大夫又  
家視國私視公駢工協勞如手足耳目之相為力而無二  
顧謂 盛朝之纓紱非耶故版築如雲無輕蟻累尺水橫  
流長堤不守矣遠猶如石必有同心一夫疑貳群策不發  
矣夫使慮海內者盡諸大夫也何績不成而太平乎何有  
是宜書李公名世達王公名廷瞻典留儲者魏公名學曾  
蹇使者蔡公名時鼎部使者馬公名允登給事中陳公名

大科大司空楊公名兆諸具丁陰

寶應越河記

郡人龔元成

許公應達自癸未秋奉

璽書入南河視事蒞任甫二月即有寶應越河之議蓋寶應  
汎光湖者歲所覆溺為害至慘公任清江時每見舟人語  
覆溺狀輒刺刺痛心恨不能為手援以故一入南河遂以  
身任越河之役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事竣按臺品第効  
勞官員以聞

聖天子嘉其功惟公承

特旨差湍任補京堂賞銀一十五兩賜越河名曰弘濟河云  
公感激異數益思圖報凡所以為越河善後之計者日斤  
斤籌之公於斯河罄碩畫圖未賴亦勞瘁極矣昔台康敏  
公開高郵康濟河四十里所用銀七十一萬公開弘濟河  
三十五里用銀僅一十七萬有奇工作相等而節省則倍  
蓰矣遂使江淮諸郡縣沮洳之場皆為沃壤商賈往來  
泊之衆登於坦途此豈直一時一方利實萬世萬民永利  
之利乎高郵運堤皆係瀆湖險害每以歲修累民公查覈  
應大工餘料調各州縣河道等銀燒磚包砌護城堤航家

曠六百餘丈小湖口五百三十丈宛如金湯不惟風氣完  
固而郵民永免歲修之苦至於郭真新開綠洋等湖草租  
一千餘兩郵歲水患田化為湖草無從生租安從出乃刊  
木蠲免以杜郵民首累公于郵可謂洪纖畢舉矣

詹公祠記

都御史李植

蓋予嘗考載記凡以顯庸遺愛祠於民者代不乏人然必  
誠信惠愛旁皇周浹其民懽欣翊戴之詞如出一口至相  
與尸祝之而繫思以碑則報德之盛舉人情之大公也詹  
公筮仕工部主營繕既以憂起復補是職遂巡郎署者幾



十年所蓋有聲水曹久矣癸巳歲

天子以漕餉為重特簡命巡視南河南河實東南運道之咽喉至重地也淮以北引山東諸水與黃河之支流洶湧而南時有壅塞淮以南一線之堤障三十六湖之巨浸亦每有崩決淤淺之虞頃者天吳失御黃河南徙合流淮泗沙壅水漲沿及陵寢衝撼城廓議者欲決高良而注高寶公至駐節秦郵殫謀極慮日與郵牧伯許公及父老子弟圖所為百年桑土者力持分黃道淮議毅然建白條陳利害悉中宵歎當事者司其筮疏入

天子忻然從之遂一意開黃家壩以分黃鵠清口沙以導淮而上流殺矣復自淮至揚濬涇河開子嬰東漸之海疏葦塘鑿芒道南注之江築減水閘則時其啟閉決石塔口則通其下流上受高堰諸閘之洪波下洩高寶諸湖之巨漚經營者且三載績用告成肆今淮泗底於安瀾

陵寢真於泰山高寶七邑之民免於魚鱉而漕粟數百萬之轉輸藉以安堵者秋毫皆公造也且公之德之澤為郵所利賴者獨水利也乎凡禦菑捍患興利則靈徽敦庇良而不留神故時有拊循而慰勞者即嚴冬如暴春陽時有交

夷而振刷者即又盛夏如負霜雪公真慈父母之於赤子  
哉寒而絮餒而哺蹶而持痛而撫郵之民亦不啻日在襁  
褓中也 天子嘉其績遽有穎州兵憲之擢郵之民胡愚  
舍公而去且欲報公而未從者乃薦紳大夫士及父老子  
弟等謀建祠於康濟河之隄玩珠樓之側以生祀公題其  
額曰南河報德祠志去思也祠成復謀紀德政於貞珉屬  
貢生孫君承烈鴻臚承季君士彬徵文不佞不佞何能文  
顧秦郵廣陵接壤也桑梓所居田糧所寄沐公之德而景  
慕者有日矣又何敢以不文辭語曰無翼而飛者聲無根

而固者情公之聲稱達於海宇而民情之戀戀乃爾公真人神矣真古之遺愛矣愛召伯者猶愛甘棠况其人乎今之舉也姑以展圖報於萬一耳予故曰此報德之盛舉人情之大公也因為立祠者記之

邵伯越河碑銘

南河郎中顧雲鳳

志所載淮以南為湖者無慮三十餘而今運所必由者四曰邵伯高郵界首寶應四者相屬而西屬於諸湖始未嘗無洲渚疆畔而後稍侵嚙滅沒也今則千里一漑矣四湖當天下員官之處既拜入諸湖相挾為暴又其地四高所

從出水之路少仰受天合盱泗七十二溪之水所從來者  
多加以霖潦便灌怒溢莫洩其湍悍為蓄也甚於是高寶  
二地先後為越河避之而獨邵伯歲所敗官民船無算督  
河大臣勘河科臣屢疏引高寶已事言邵伯越河者而計  
筭金錢非二十餘萬不可度無所出議格不行者數矣已  
亥都部院劉公東星既行視河覩河水瀕洞澎湃狀又墊  
溺日聞惻然心傷決欲治之終以費用不足為憂下鳳議  
鳳議之曰今論者欲運土築堤非計也瀕湖地下無所取  
土所取土者道里紆迴曠日費繁荷鋪之功什百於覆簣

堤胡以就即倖堤就而隩隈墜埒相錯於苻菹萑葦之間  
卒為舟患吾因河於田即因堤於河廣堤以其河之濶崇  
堤以其河之深此為治河而得堤則費可十而裁四夫木  
石所以益貴而集益遲者費憚出納之吝陰抑直以市官  
官苦貨物之稽明抑直以市賈而奸胥駟僧因而夤緣乾  
沒其間如此展轉其費自倍今吾以見錢召賈官面給之  
物速售則價平賈輻輳則物賤姦猾無所侵漁則物直大  
當此三者亦當再倍費矣則可十而裁六吾百丈立長三  
長立督而吾以舟為解以步為輿東西南北非時猝至即

諸督長無所不至而工無所不疾無之以土土具以木石木石具工無休作以待者此亦當再倍費也可十而裁八議上劉公以為然一切假鳳便宜鳳因得與觀察使楊公荒度地形迂者直之漫者收之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具糗糧度有司七月而成費凡三萬三千視舊議不啻十減其八矣諸工作丈尺同事諸臣具載碑陰其節省所餘物料以治界首越河自有記余維二湖之於國家員官之一梗也當事者憂之數十年於今

聖天子之愛民甚矣即度支匱乏何所不辦二十萬金而歲

以百千民命為秦越即先後當事者豈其智皆出劉公下  
費可損半八而不知所裁何則蔽于高竇成費見謂不賢  
恐用卒不繼受首事名因仍以待用之集用訖不集而河  
亦訖不就匪不憂漕念民未嘗毛舉縷析損益劑量覈之  
于實也初劉公豈意河之亟成若此哉凡以為國運民生  
計便利已不得憚其任諸臣不得憚其勞國家不得憚其  
費且竭其力之所能厝者即有不給度無大相遠胥後計  
耳公又豈知有餘以治界首也語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又曰一夫善射千人拾決是役也雖與事諸臣所同心協



力率作勞來之功為多要之堅持獨斷不憚首事之難不懼半途之費上信下孚卒有成績則皆以劉公矣鳳竊窺聖天子惠民至意及劉公之所以初議董成者以為不可使後無所考而為之銘銘曰揚州之瀦爰有諸湖左淮右海襟江負河仰受百谿為厥尾閭千里濇泮不風而波震駭憑怒以憂儲胥昔在

孝宗首闢康濟逮於萬初弘濟竣事維邵維界所未就旣有夷康弘相錯於阨或扼之吭或潰之脊譬彼堂室棟橈戶室譬彼裳衣未要未練

帝念民漕簡命元臣劉公番番周爰咨詢曰嗟諸湖墊愁吾  
人采于芻蕘啟道湖濱彼濱沮洳蕪穢不治因深為高乃  
河乃堤田徙于腴漕徙于夷裁厥成費既倍且徙倬彼金  
堤新河洋洋何以固之揭葵長楊舳艦相啣順河安行遙  
望湖中四河茫茫惟

帝念民淮揚庠績番鍾雲布是資民力董之率之諸司庀職  
誰考厥成劉公之策四方攸同永永無極請徵民口以徵  
斯石

界首越河記

顧雲鳳

萬曆己亥夏方有事邵伯越河而寶應令宋濬者道經界首湖遭風大敗僅而獲免事聞都部院劉公下鳳往勘界首湖便害狀余因前悉湖形險與三湖畧等而往勘之日適有七舟同被溺者喟然嘆曰嗟乎此河伯告我以湖患乎夫余河官也語固言治河者寸壤之瑕而全河任之今獨不當言數里之險全漕任之乎且

天子軫念民漕業已不惜數十萬之費患在寶應則治寶應患在高郵則治高郵患在邵伯則治邵伯民嚮其利國亦賴之何獨難是十數里之河令狄裘而羔袖焉議上界首

越河之計始決會邵伯河成所節省木石畧足辦此遂墮  
前河起事其自界首鎮南址者為河於田以避湖其與鎮  
值者為堤於湖以避鎮居民之廬井墳墓無動而行者得  
乘安流矣是役也為河身長十五里濶二十餘丈築東堤  
一千七百二十餘丈濶六丈高可五之一築湖心大壩一  
百二十五丈濶五丈高可三之一築土埂一道長一百三  
十七丈濶二丈五尺高可五之一建南址石閘二座改建  
子嬰溝石閘二座自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興工  
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完工計費凡一萬九千七百有零

其一時共事者督理則揚州府通判趙性粹徵發則有高  
郵州知州孔祖頴寶應縣知縣冷鳳陽分委則有高郵州  
判官王萬育寶應縣主簿盛治世王之臣率夫則有巡檢  
沈希孔大使吳從周龔自德羅佳省祭張爽李綸丘應麟  
季秉徐元旦姚惠文顧棟成器楊晚季延允庀材鳩工植  
栽柳蘆一如邵伯云余惟界首一湖形勢差狹然南埜廣  
淵吞激注射稍束隘之其恐益疾故三湖越河雖成不治  
界首猶為免之虎口而糜之修蛇之牙今界首越河成而  
淮揚之間始不復知有湖民有安流國有全漕則三河皆

得界首始完哉為記其工役歲日如此

總河尚書晉川劉公祠記

都御史李植

歲己亥晉川劉公總督河漕毅然以濟運便民為任與河防僚屬胼手胝足升丘降隰徧察土宜窮探水勢考訐謨於故實採群策於野老因得夫疏導興建之宜精心內畫具有成筭以為諸湖險處非通建越河風濤患決不能免於是條其便宜疏請於

天子明命一志委諸南河都水瑞菴顧公專司其事兩公肝膽相照謀斷相資劑量錢穀之盈虛酌調夫役之多寡易

椿木採堤石度地分工鳩工儲食諸所規畫犁然既備然後鋪畚兼施工役並舉力殫吏勤晨昏有課不再歲而功告竣焉計所建越河有二一曰邵伯越河南起三溝舖址至露筋廟止堤凡二千五百三十一丈通湖閘二減水閘一二二十八年三月興工本年十月報完一曰界首越河南起永興港口址至雙橋口止凡一千八百九十丈通湖閘二減水閘二二十八年十月興工次年八月報完邵伯河堤直從舊堤以東買取民田築之迤邐宛然勢如常山之蛇界首鎮界居民千有餘家皇華館驛隸焉如堤直建舊

堤之東本鎮棄之新堤之西則千家井竈百年郵亭不免  
丘墟則自本鎮稍南以至本鎮稍北造為越堤環抱一鎮  
之外居民竟免遷徙之擾舊驛亦省改作之費先是兩工  
初議估勘工費始以二十萬計既十萬餘計而開河築堤  
採石運木各建砌南北二閘夫工匠作餽廩諸費及告成  
之日稽羨錢穀所費僅僅五萬餘金視十萬半之二十萬  
纔四分之一耳用力少成功多是遵何術哉蓋經理之得  
其人也自此重堤夾衛舟行中流積水汪洋雖如故而風  
濤化為安瀾舟楫往來雖不殊而涉湖如履康衢昔者顛



覆昏墊之災皆不復再見矣士民戴績祠公而尸祝之因  
謀勒諸貞珉使芳猷茂績永祀可考余不敏因編次如左  
以紀其概

顧公界首越河祠記

祭酒李思誠

吾揚沿漕堤而湖者四蓋大澤也自高堰外決黃河內灌  
淮泗之地驟溢而高無所受水遂為

陵寢患治河者計無復之不得已主決水之計吾揚仰受衆  
流諸湖澎湃汪洋浩無涯涘湖益增之而險幾與洞庭彭  
蠡埒歲溺公私之載不勝數而越河之議起高郵寶應二

湖最巨最先成而邵伯界首數十年來實未有底績也然使

國家之緡則與估人行旅之往來者踰江逾湖出數千里之遠而獲至於此皆相慶脫于險矣而復傾敗數里間良足惋惜雋河伯告變萬櫓皆停日役水衡錢以從事於徐邳而東支則西傾左闕則右塞縱念此安及乎顧公來乃始慨然嘆曰柰何以近害廢全利以小愆喪大功即匱乏未可緩也乃請之

總河劉公報可先開邵伯河越歲界首河亦告成長堤巍

涎屹如山峙閭闔未嘗苦徵發而公帑又未聞其虞資費也自是過者若履坦然律有風濤而榜人之声固出湖水之外矣蓋吾揚北抵淮南抵瓜儀纔二百餘里耳湖之據其中者凡四使三者長年一日之中神沮色變怒怒然惧不免于陽侯之灾在數百年間於湖無所不患數十年間於河尚有有所患夫使之有所患則數百年之害未全去也不能使之無所患則數百年之功未全收也自公舉是役而數百年未全去之害未全收之功一呼吸定矣噫公之所就豈淺淺耶抑是役也與它湖稍異他湖堤也界首

之為堤者與民之踣而室者相半河成則民居以一線之  
土孤懸波濤中無論虞潰決即出入安置烏公惻然憫之  
復為請之

總河劉公視民居所踣者隄于湖中以成河以與所開之  
河合夫隄於湖中工非不繁費非不鉅然使數百家之衆  
得席業而蒙安者誰德耶以存數百家之命視過費公家  
之千緡誰重耶則公之仁心與豐伐又自不容掩矣因相  
率構祠祀公而問記于予予曰爾毋私公也以爾所稱尤  
其小者耳夫今治水者計惟有舉淮泗決之下注已耳揚

之諸湖不能受計唯從子嬰溝涇河諸開放之下注已耳  
總之治上流不治下流昔

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宋王安  
石議漳河之役曰使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害一  
也今諸湖河堤成矣然以當湍悍之水從天而下能不虞  
敗乎即不然高竇而下長波迅馳日夜奔流數千百萬家  
之田廬謂何能不爲空乎公嘗告予曰將竣是役而濟諸  
海口謀所以爲尾閘之洩今計三之檄旁午而至森鍾計  
日興矣非公意哉蓋公不忍舉界首數百家而棄之也抑

予有感於公而知天下事在人為耳界首河堤而緩則緩  
與置數百家於水則水矣置高河以下數千百萬家於溺  
則又溺矣公起而任之而天下始得免於全湖之害則是  
役未見可後也數百家轉灾而祥直舉手耳則堤於湖不  
為費也河之下數千百萬家待之以生并虛之以受則治  
下流安見其非良策也故事在人為予之心折公者深矣  
昔司馬子長從負薪塞宣房乃作河渠書予亦親觀公之  
拮据是役也安能無以勒之七尺之石哉公名雲鳳丙戌  
科進士吳之常熟人

顧公祠記

都御史李植

顧公之去郵也蓋以叅藩行省濟上云乃郵之寮屬及博  
士弟子與諸父老驚相謂濟泗淮揚即限南北共漕道耳  
不謂

朝廷以

顧公久習南事故遷公而北獨不念南政要扼一旦水決  
隄敗疇為砥柱哉誠謂公勞勩特召而寵異之胡不以璽  
書加公爵等而終惠公於郵乃徒命賢者往來南北奪我  
公去也謀尼公行不可得為當公行相率而走百里外泣

祖於江之濱因歸而建祠河上尸祝公以寄不忘則又相  
率走百里外納篋於不佞植而請勒諸珉不佞喟然嘆曰  
昔西門豹魏之能臣漳水遺利史遷著書紀之豈非以有  
功於魏哉矧公之功為天下利也惡能辭顧公者名雲鳳  
吳之常熟人以丙戌進士起家名州晉水部郎始以南河  
屬公行部高郵凡六年于茲夫郵介淮揚間為甓社湖自  
邵伯界首寶應延袤二百餘里凡四湖瀰漫衍溢為洪濤  
巨浪即敗亡覆沒無完艘者何可勝數况於漕艘粟之所  
輓尤民之膏脂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待給者哉故策糧餉



者曰沿高寶而峻其隄築則漕不患策

陵寢者曰決高堰而注之高寶諸湖則亦不患其生靈萬億  
置之勿問抑烏知夫有高寶之生靈席恬而枕安後有高  
寶之漕堤徐運而靡驚不決高堰而保高寶之漕隄後不  
縱澎湃之河流而固

陵寢之風氣三者容可分治之乎公固曙之晰已故當時論  
糾紛之日抗辯萬餘言議乃止公蓋謂數十年來沿築雖  
密顧南有邵伯北有界首尚爾汪洋漕患如故公因以兩  
湖越河之議請得行不越歲而邵伯告成又不越歲而界

首亦告成而後漕者旅者始皆得挂席安流不知有湖患  
已是吾揚為天下之咽喉而今始厝於無恙吾郵為吾揚  
之咽喉而今始脫於陸沉而亦無患吾揚為天下淮黃之  
下流而高堰之決自公而止吾郵為吾揚之下流而諸湖  
之越河自公而始成舉向之有所患而數百年之害未盡  
去者今且全去向之不能無所患而數百年之功未全收  
者今且全收上不惟為 陵寢輓漕之便即郵之報公再  
造又寧有終期也乎哉因紀其事而係之銘其詞曰粵維  
淮揚牛斗沃都枕高席寶中漚四湖沆瀣忡灑洗滌淮漢

襄陵廣斥膠瀉浩汗於是鼓怒濁浪排空決帆摧撞腹壑  
龜宮三老長年眩目沮色為我漕患咽喉扼塞公來水衡  
南望其咨兩瀆越河手足胼胝長堤蜿蜒屹焉山立別彼  
陽侯瀚漭頓戢容裔蕩漾恍惚安瀾千艘雲飛借之羽翰  
委輸全漕四百萬石而今而後脫魚龍厄昔在召伯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播之詩章而况於公是尸是祝匪直尸祝  
我歌以續篋之左兮金隄隄之右兮膏畦白叟兮謳悲青  
衿兮致詞疇食汝食兮衣汝衣薰蒸兮蘭餐湛醑兮  
公不來兮注余思帝命真宰兮代饗之司水上兮沛

公歆歆兮亮非一郵民世兮不倍德將袞衣兮綏南國

閻雅別署記

吏部員外王納諫

漢氏聞人若劉子政楊子雲以及東都張蔡皆稱於學  
無所不窺或乃手校鍾律目意渾像其著論通天地人  
曰儒不虛言者後浸媮棄不能紀遠然而流風未已若  
陶弘景方外之雋也一物不知以為深耻彼豈應科目  
干祿於此世哉退之亦云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  
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噫嘻余每誦  
此言撫几三嘆夫使士績學若賈待售而已耳售則為

之不售則不為也區區經義論策有腐心沒齒於其中者烏遑問其他理學先生則又曰急性命遺事物而空之至如前古絕學若象緯鍾律之屬皆疇人專官殫極幽眇而世罕傳習百存一二轉弗復顧惜甚者嘗以為非務距以為不解必欲使先生微意薰歇燼滅用愚黔首烏虐亦忍矣仁和季我存先生今世碩學自天官星土曆律測候極數徵象靡不殫洽而冲素自將頃以都水使者蒞事秦郵始至謁

先聖視學宮且圯而軒懸缺不具如有慨然臨而嘆者

千金為修葺費更制樂器遶良伐材躬自校定都為一部鏘鳴式序殿則集諸士談藝徃復諸士以故人人心折先生諧士亦安能做先生殫見洽聞也歟哉而先生為訓若曰用志不苟有如此樂矣緬若氣微若声夫猶神而存之而况其章徹者乎神明之牖惟目與耳目內有形以詩書致養焉有形可循故詩書日益博耳內無形以律呂致養焉無形不可即故律呂日益數假令耳目之官課職如一并力幽討寧不足通天地人為大儒即區區經義論策有不眇衆慮而為言者乎又何精麤

小大之樊哉先生於大雅灰冷之際迺續微學俾不墜地是其篤志好古懷不能已非如世學者集於花而不集於枯者也充斯類也求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其惟先生乎諸士志之先生今所職治水而水與土為妃融結者有端觀禹貢所導山川脉絡若一畝之濟其溝瀆禹雖足迹徧天下旋其面目瀟望而眩矣奚以導地脉若一畝之宮其亦有表微洞幽不循有形者而世失不傳耶先生蓋有以辨此矣先生隨刻嘉績又以其餘力為秦郵脉土關南北關宣節風氣邇大夫

士既心折先生請於州判別署數楹舉比先生而武原  
王使君適下車與先生同里同志敦雅悅學於是諸士  
得請而問存於余余服膺先生之學繼其志將往問業  
焉以為諸士先而未之逮也不容無言

平成別署記

祭酒李思誠

今 國家河渠之使郡縣州佐不下什百

天子特簡一大吏總其事復以三水部扼要津而駐之節  
分董之一治中河一治北河一治南河若列鼎焉豈不  
足障海若之狂而制陽侯之橫也哉乃三鎮之中獨東



南半壁由江入淮由淮而至濟上延袤二千餘里幾天  
下半而于四瀆已有其三百川萬壑合派于斯漕艘千  
羣溯流於斯其驚湍怒濤與飛檣危楫日夜相催擊其  
間至險要也比之三鎮更號難治紹虹先生以兩漕循  
良治河吾土春則自郵而涉揚子審其孔道之通塞以  
及濟州秋則自郵而溯濟州察其水勢之平陂以及揚  
子不問帑金不發斗粟而旱勞卒賴以無虞郵之城西  
隅曰窑港口者長堤千尺河水蓄之積有歲月城幾為  
弛者屢矣少徐之則魚鱉生靈漏洩風氣所關於州治

者不細先生奮袂而起鳩工集事不匝月而已告成其  
垂秦郵無窮之利即婦人女子皆知德之暇則留心學  
校捐其祿八月進諸生而與之商業三年中但見文化  
蔚起雖鞭蒲之吉稀聞交戟之內群然鶴唳而已至於  
春風醇酒使人不飲而醉又其餘者也蓋先生欲瀾常  
淨識浪不興自其賦性而又充之以粹養故以之治民  
能調其躁煥不平之習而歸之純樸與卓魯同功以之  
治河又何難疏其橫溢汎决之勢不南走江北走海而  
與神禹爭烈哉無怪乎郵之鄉紳暨其父兄弟子弟不憚

割地捐資相與征繕不曰必歆俎豆於賢人之間而後  
即安也昔狄梁公巡撫江南奏毀淫祠千八百而存者  
特大禹秦伯季子伍員四祠夫禹平成之績至今永賴  
其祠萬世宜已如伯如札僅以讓著若伍相國其復仇  
之義雖耀於春秋然霸吳覆楚忠孝之際不免遺議乃  
廟貌之儼真與禹並况身有其功而恂恂退讓不矜不  
伐如先生者乎即天壤共敵可也先生甘棠蔽芾屬余  
梓里余身被河濶而歆榆揚休美有年矣今於郵之士  
大夫以序相征也其何敢辭若曰以年稚而阿所好則

非余立言之意矣

龍神感應記

大學士葉向高

天啟元年辛酉余蒙

召赴上行至淮陰屬前數日風雨大作黃流乍漲淤泥乘之而下清口壅塞且二十里余與大行呂君奇策各令人往測之且淺處不能盈尺即輕舟亦不得渡管河郡丞趙君廷琰欲用力挑濬而其勢不能余不得已謀陸行復以病不能輿進退維谷僉謂

金龍四大王可禱也余迂其說然試為文告于神長年輩亦

醜錢血牲屬呂君肅拜以請忽一人為神言此河屬張將軍吾當問之若外河則我當護送已又一人為將軍言更數日乃可濟龍神言此太遲不可至一二日亦不可乃曰詰朝即有水可通舟矣余殊不信而視河水寢長晨起則增至數尺淤泥盡去舟人歡呼牽挽而前沛然無礙既出口復苦風逆余復禱于神遂得便風過清口見黃水澎湃奔湍迅急挽舟者進寸退尺甚有戒心幸藉風力一日至桃源次日風大利遂至宿遷蓋百二十里矣是日有蛇附舟之舵蜿蜒蟠伏以一紙蓋其上不知其所由来舟人驚

詫曰此龍也勿動薄暮升柁樓倏忽不見外河護送之言此其驗歟余之庸劣何以致神惠然河塞而通水消而長蛇而登舟登舟而得風事皆甚奇豈

聖天子之召命寵靈實式臨之故得此歟昔夫子不語怪乃吾鄉天妃之著靈于海與茲神之著靈于河隨即隨應捷于桴鼓耳目所及不可一湍盡要以

國家數百萬軍儲之轉輸南北數千里舳舻之來往皆于此寄命斷有神以司之而非渺茫迂遠之談耳余既述此俾趙君石于廟更三歲謝事歸重拜廟下讀前記間有未詳

偶與行河使者藩叅朱君國盛管河郡丞張君元弼山陽  
令孫君肇興談而異之因增一二語罄舊石重刻使往來  
者得悉其事亦為神添一段佳話焉

重開二河記

朱國盛

舊志載運河之鑿始於宋今非其舊蹟矣吾明運河改鑿  
于平江伯陳瑄司空潘季馴更其口以向淮者也新河鑿  
自漕撫凌雲翼厥後膏一濬之而塞至今歲而始疏云二  
河之分自淮城楊家廟流七十里而合于清口夫俱入清  
口而兩鑿之者何疏新政為疏運也運之所以易淤者何

黃之奔沙奪淮壅之也故凡論治黃者必以淮之清刷黃之濁而使河身深論治運者必以淮之清避黃之濁而使漕梗去昔平江伯慮運道之回遠鑿此而直達諸黃矣漕復更其口以向淮者就其清也故既設閘以啟閉復于每歲仲夏運舫已盡之際築壩以攔塞所以抗黃之濁翼淮之清者慮亦周矣數十年來法網浸弛有司因循漕輓多後至夏秋而巨艦猶相望于途則閘不可下壩不可築濁流所積遂至停橈輓之過者輒募舩艫代運虛舫而後渡咸履任之初覩其間闕為之低回者屢矣即圖所以排決



之而淮帑若洗濤踏維谷因與淮道宋公仰屋而籌無畫也先是潘大司空以列肆傍河而擅河之利者令出夫以供役裒之得千八百名倍其力以九百從事而牙行倩應率多流丐不堪用厥後袁公應泰李公之藻議每名折夫價九兩七錢輸官備募歲久法弊夫長胥人影射乾沒行店日增夫數日減餉不時給工亦廢弛以致運道淤淺潰決叵測奸圖蠹窟莫之究詰將圖大舉敢辭怨勞會廳縣陳墮之狀士民有言宜清覈者除減免五千外歲徵入庫者始獲萬有七千金廼奸夫復耽耽謀季廩如昨時大

丞呂公初蒞任許司道驗詰夫詞窮奪其春餼千一百五  
十入公帑僉聚而謀曰疏河所以通運今運卒候輸而絕  
之可乎請先開新河以通回空之船而後運河可鑿也且  
二河俱七十里而逢工極煩劇須調度得宜耗費盡塞給  
直于趨後之先動衆于可悅之地使人人子來不煩鞭朴  
而後大功可立舉也府邑諸官屬皆以為然爰具畚鍤構  
蓮廠調淮揚廩夫以穿新河不足即以冒破之金增募之  
計先後所費僅千二百金歷數月而久壅之渠潺潺矣新  
河既通始定治運河之方畧初測水計估費不貲謀諸孫

大令乃先于下流一壩決而涸之岸水出庶相其高下度  
河之徑析為三命三簿分督之復析以屬諸鄉約俾若臂  
之運指立旗幟以分界設信樁以測土如十丈之中隆者  
七窪者三則七之隆者半窪者半則半之丈、尺、均輕  
重定多寡而預給若直令曰先竣者賞司道以下出金錢  
犒勞鼓舞不絕衆皆歡呼踴躍爭趨工如關以內事於是  
淤者盡去舉葺坎而一之河底舊有平江伯石堤與故閘  
坍塌者數觸舟至是盡發漕賴以通特以黃河身高入口  
作溜鑿昨歲阻船之多發壩之險復于通濟閘作月閘以

時放鹽場而濟運之窮攔黃之入役之初興度費二萬餘金至是用未十之三而工竣民無怨譁工不逾時蓋以處置省金錢非以節省餽觀聽者南土通津檣櫓交錯昔何以壅今何以疏途之人盡知之寧如向者閭之水濱竭之尾閭乎是役也荷

聖天子之寵靈奉自農呂公之條教暨巡按劉公巡漕練公之閱視所與僇力同心左提右挈引翼成功者叅知宋公統殷也且視夕省躬親土石竭蹶忘倦者淮守宋公祖舜也督理有方信賞必罰不憚勤渠者河廳張君元弼也戴

星出入調發以時殫精悉慮者山陽孫君肇興也遵教令  
効胼胝若主簿季子寧汪瀚顧乃德蓋不勝紀云役告成  
于天啟甲子孟夏廉荷決者僅兩月然荒度經營按夫出  
賦量工命日預為之慮者則自壬戌孟春始噫二河雖濬  
而運期未正黃暴未翁其敢貪天之功謂漕可永世無虞  
乎必復先臣之舊制正仲春之運期葺堤築壩飲戢水維  
啟一閉二無墜閘禁則黃不踴淮相携歸海俾江潮復遠  
于清口諸水交會而朝宗

祖陵王氣滯慈萬年漕運民生永利百世頌藉大有力者挽

臣之而非愚臣所能及也雖然余別有說焉夫河洛思功  
饑弱思過余出地方之賦以佐地方之役其可以自為庸  
唯總兩河長堤之費視一歲夫徵之入僅逾千耳不以逝  
波貽納溝聊以寡吾過也急 國家之重計忘功罪之世  
緣恃有忠信以歆于河公乃大中丞漕使者先後上其勞  
余懼其隕越也聊勒諸石如左

淮上石堤記

朱國盛

淮郡當二河之衝而淮之三城最下平水者從清口遠眺  
覺睥睨波光遙相薄也就地形論之淮之衆庶岌岌然皆

從金庑居矣每歲伏秋之際黃必先溢而淮繼之二水俱  
溢勢能排山豈一線土堤之足捍乎故一決于范口而淮  
人懸釜再決于王公祠而城中水深四尺三決于磨盤莊  
等七口而市有遊魚瓦有沙痕水將至中丞以下俱親投  
壁督薪行備河之官露宿堤上巨浪掀撼岬骨挫挫若浮  
舟郵亭入于波心舡艫出于地面令民戶出蒲包裹土築  
子堤塞門垣淮俗素貧荐臻凋瘵老弱婦女相望泥塗蒲  
至踊價數倍水之怒號吏之呵督鮮不蹙額杖涕跼躄呼  
天者閭左維魚城門如穴累累丸封載骨及溺噫淮之備

河計亦窮矣。盛以天啟辛酉之秋受事。會河有高堰等諸  
決躬親董塞。目擊淮人危窘。狀淮道宋公統殷喟然曰。吾  
虞城之欲沼也。惜哉。其不以諸堤之石併石我淮也。余實  
心領之。願帑藏虛匱。不能作無米炊。俄而清夫出賦藉郡  
邑之力。畢二河之濬。始銳精是舉焉。按河防一覽。先臣總  
河潘公築高堰石堤三千丈。計費以十三萬。即近時高寶  
肇堤鮮不丈。至十金者。以時之不易。河部不佞。何以及此。  
大工第嘗以所清曠銀八百試于高郵之中堤。有磚石兼  
砌。法費可減十之三。下山陽河官議。每丈估九兩。因循前



法損俸八十金載磚石以往親築十丈為率謂淮無泥土物料俱取諸揚屬其途頗迂縣大令復議加灰米為百世計永利稍益其資於是分委官屬預備物料瓜洲主採木儀令主運石清河鑠砭山清高江寶五州邑各陶磚料既具構數廠木工治椿磚工鎔堊廝養粉秫百度齊舉然後立木以引繩就戶以分價析料以屬居民計直以給工匠量才以任河屬督下椿者內河季簿也督甃砌者外河汪簿也簿所不及則分委諸鄉約董治之礮手椽杙居人實土復丈給以八緡者示無擾也築堤之法下埋石四層以

固其根中布磚十二層以堅其身上覆石二層以膠其面  
裏湊石二層以實其腹一自包家園至洋信港官自任之  
一自西湖嘴至許家閘民共視之凡一千六百丈措料有  
方給直有法動衆弗擾人思自衛以故不督而勸成欣躍  
以趨事歷四旬而工竟矣時天啟甲子仲冬也夫洩水須  
疏防水須障固金庠之城拯魚鱉之衆蜿蜒長虹湖光映  
帶室廬相慶衆驚為神自有此淮何可無此堤哉雖然建  
監者在當事保護者在後人余奉大中丞呂公教令藉憲  
使宋公同心郡侯宋公祖舜郡丞張公元弼邑侯孫公肇

興倉謀有年矣而成之一朝厥工匪易倘歲克繕修弗令  
頽圯淮郡庶幾其求賴乎是為記

運河鑿于平江伯而淮堤鮮石水至恐魚每年運艘輒  
又閣淺敗柁及決河而視之西堤數里舊有石以障湖  
其在河心者突屹中央如砥柱之不可犯今始盡鑿矣  
而不為梗乃先年河淮合流清口深刷江水皆自南而  
北至為閘以留之故淮之人文盛而

國家之士氣昌今昔桑滄大河且奪淮以拒江堤閘亦因時  
而異勢盛之蒿目挽回又不獨河漕矣

露筋堤記

朱國盛

幅隕秦郵者皆湖也其西南三十里有邵伯堤焉晉謝太  
傅安之所築也堤之下為南北孔道孔道所歷曰邵伯越  
河先朝劉顧二公所荒度避外湖之險者也河之西岬曰  
露筋廟唐代之貞女也廟之傍三里許曰小湖口曩所通  
湖而未堤者也口之外漭沆數百里未有測其垠鍔者新  
開甃社諸湖之所彙也洪濤撼天飄舟如葉運舫商船至  
此口者輒低回莫敢渡遇颶舟相填壓或觸岬而決或逐  
波而沉遭墊溺者踵相接也舟所艤泊堤傍居人擅其利

鮮有樂其塞者。盛履任之始，乘小艇徧觀南河之地形。至是口惻然憫之，因歎曰：昔禹之治水，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余與南河而是口弗塞，非余溺之而誰然？造堤水心難矣，料無見價役無見糧更難也。因請二院求批贖緩佐之時，聞蠹則有晏聯芳、閔大憲等，民蠹則有謝應魁、役蠹則有徐良等，夫蠹則有樊繼芳、樊世美等，行蠹則有徐朝宗。此數犯者各有部落，為之羽翼，或苛歛商人，或蠶食夫役，或買訪以含沙，或逞兇而暴衆，既發擿而伏其辜矣。課其贖緩在上者無幾，勿令下沒在下者無幾，弗敢已私州。

縣先後追貯官庫即令州縣分給以供役湖口之界江高  
各居其半迺命高郵判官王國祚江都主簿賴子崇分督  
之因躬親董率以校方略天根始見水落灘出投土以實  
其基樹茨柳以固其築然後徐下椿木外濱大湖壘以石  
內薄通津葺以板費節而工可舉也淺船運土巨艦載石  
相屬于道旬日一省視焉衙胥卑有蝕夫漁餉者立置之  
于理工用告成起于天啟三年九月竣于四年十一月凡  
費千六百元孔子有言敬事後食漢樂府亦言狗逐狡兔  
迺食君祿夫君之祿豈易食哉必効犬馬之誠而後可耳

盛之領南河也河慮其決堤慮其圯漕慮其梗舟慮其溺  
四者無日不籌之苦矣賴 宗社之靈當局之庇葺堤濬  
河稍有成効庶幾得免素餐乎是為記

修中堤記

朱國盛

運道所歷以越名河者四其稱康濟者秦郵城址之境也  
康濟本白公昂所鑿去外堤三里許厥後堤多殘缺吳公  
柱芳以為遠而難守命郎中陳詔州守吳顯傍堤而穿越  
河則因白之舊址而西徙矣故康濟有三堤其西石堤曰  
老堤平江伯瑄所奏而吳公重葺以捍外湖之洪濤者也

其中土堤曰中堤則陳吳二公所築久而頽圯者也中堤之東曰東堤則以河徙而廢為汙邪之畔而已夫外湖之溝老堤禦之越河復溢則中堤之墊不足捍而民田為巨浸比年有司不以崇堤為務而惡啼掩口塞南北金門二閘以節水勢然其築也騷黔驅醜莫歛出貲夏築冬開累歲相襲名曰為民而實擾民者多矣夫白公之穿康濟也挽行客于陽侯而登諸枕席也今築金門則運船民舫復行外湖四十里始收漕河石尤莫測舟楫失墜巫陽相屬一歲中殆不知幾何人先哲拯溺之意安在感受事之初



睹檣烏之遭厄即以為河臣之辜於是躬率揚屬度堤之  
綿亘峻坎之廣狹其居宵者若干丈值帑之匱量貲而舉  
施磐壘醜先務其湮堅可名金波不能嚙晷畦之糜芑登  
漕輓之帆檣逸罷金門之築民之躑躅謳歌者載道估客  
晝眠于浪靜舟人夜語于漣漪矣夫平江之築老堤二百  
年失守而揚幾為沼陳吳之築中堤不百年而疇可設曹  
石土之力殊也余葺是堤固其三分之一矣餘因阜而舍  
之慮高岍為谷非盡石之不可而他役並興螳臂有限將  
以誅夫繼之者余典南河大治畚鍤者五而以中堤為矯

矢云

珠湖別署記

朱國威

珠湖別署者秦郵諸生講統之所也不佞以水曹覽聽之餘  
鬱垂雕于麗澤逢掖之願從遊者咸颺趨而景從焉第  
衙宇之下非可以羅鉛槧擁牙籤為多士林思別構然藜  
之室而未遑邦之賢士大夫樂子弟之糜然向風也因相  
與卜築城南之爽壇為別墅有堂噲々而納月有樓莪々  
以干雲虛危而候落如之舒闢徑而期帶草之菁益不半  
歲而落成挾策之士爛其盈門矣昔文翁守蜀立學宇官以

育俊義餉乃布訓六藝躬親課督是以錦江儒風齊魯勿  
及西京遂以翁為循吏首不佞非守土臣謬為諸子所宗  
依眾君子復泛而館舍之豈以不佞為董之幘馬之帳乎  
夫牽芳揚彩培麻矯蓬為髦士前驅者不佞拳之鄙思  
也窺三嗽六鈎賸搜奇探驪龍領下者諸子用世之宏業  
也入室之士矯直上不寄人廊廡其何藉于別墅之托  
足哉雖然大鵬之舉也非以扶搖羊角之掖而後能騰騫  
也至于背負青天而莫知天闕者果孰為之後先與不佞  
是舉未必無補于諸子也且我聞之得諸山者其人靈滯

諸水者其人秀是邦之覽社非所謂泖溇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者耶試登樓迥眺闌勢珠光朗然在目向之燭天而稱瑞者獨不可見諸今日乎况

聖代休明重熙累洽環村連蹠邁于前朝何孫莘老之足遜也然余更有說焉世道江河網淪法斁居是室者言忠言孝不獨以文藝望諸生而窮討聖賢之微以毋忘孔氏之訓是又自愛其珠者乎因以珠湖名署而記之如此

濬路馬湖記

禮部尚書董其昌

國家轉漕惟河是仰謀國者急防河如邊備云嘗讀漢史

以武帝之雄畧能命將出師犁王庭而空之大漠之外至  
宣房之役沉璧東葛樂異橫汾歌殊寶鼎有甚於防虜者  
良以衛霍在事則天驕落膽而賈讓未出則河伯衛命平  
成永賴之績豈不在所任哉明興談河事者其書克棟

廟堂亦數採其言不惜糜大農水衡金錢隨時修葺屢試罔  
效歲在甲子予應空臺之召道出維揚則吾鄉朱丞常敬  
韜時以水部開署社湖爲留連信宿抵掌漕事詢所謂分  
黃開泐者其言曰兵法有之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  
瑕以河流之遄悍方薄我於險而分一黃是增一險也此

攻瑕喻也趙營平之討羗羗夷欲一戰而死且不可得鄧  
艾破蜀舍瞿唐三峡舟師而疾趨階文夫是之謂攻瑕今  
治河者欲如營平即不當以漕顛仰於河欲鄧艾則必因  
利乘便有以濟漕於河之外蓋偏師取奇開加有焉子灑  
然異之雖然此非鑿空語也賈讓先之矣其願捐數百里  
之地以予河而不與之爭利益亦近是第彼爲民居此爲  
國計上策之中又有策焉耳比予自北請南自南請老敬韜  
已拜漕臬先時所任衆怨數河工金錢歲一萬七千者至  
是用之將作不煩帑藏卒成路馬湖之役蓋有泐河則徐

呂二洪之險漕不任受有路馬湖則十三溜之險漕亦不  
任受而教韜之意猶不止此必自馬陵山而上桃宿之東  
繇井兒頭濬石崇湖以暢泐之脉庶幾燕然山銘所謂一  
勞夕逸暫費永寧云耳原夫泐河之議決於叅知梅大夫  
而李少保能成之路馬湖之議決於教韜而司空朱上愚  
主持之淮安張郡丞征河工乾沒以終之師克在和後起  
者勝使橫門授鉞有臣若此於以係奴夷之頸何有梅大  
夫子同年之長也工成請急莫爲訟言官同禦魅老即懸  
車乃敬韜撫謙勇退三讓崇班經

國訐謨卷懷不試二臣之際遇亦差相等矣惟是鄭白之熱  
難泯岷山之石可書因張郡丞諸公之請而記之

議修文游臺約序

徐標

高沙陵谷與風亭月觀代換屢遷獨是東隅一阜屹爾千秋  
若爲江淮砥柱共天壤不敝者曰文游臺則當年蘓子瞻秦  
少游王定國孫莘老四賢所游樂處也後世貌其人繪其勝  
紀其蹟群指之爲泰山而崇禮之如望孟如仰韓又孔子登  
泰山而小天下文在茲也四賢德行事業節義辭章具足紹  
往聖而開來學登斯臺也穆然斯文之統不墜賢者存之矣



予尚論古之人幾心折而慨慕焉已已奉治水邦溝之命  
署視臺相去在咫尺間文游四賢又刻刻在夢想間時漕令  
肅甚河務因之執掌於番挿轉運之役夙夜匪遑不克步斯  
臺爲四賢一瞻拜再越歲年友王六謙招予集飲於此臺上  
予繇武寧門往觀之錦水霞城烟村繡錯得景自別臺之陽  
土人祠泰嶽之神併五嶽之神而祠之樓閣莊嚴金朱輝奕  
巍然奇構也哉乃文游臺屹爾一阜止蒼松古栢林林於野  
蔓平沙際四賢故宇瓦礫邈迤幾不蔽風日載詢遺像燼已  
久矣徘徊瞻顧頗似杜陵老所云溪回松風長蒼鼠窟古瓦

憂來藉草生浩歌淚盈把者予與六謙相對愀然曰天之將  
喪斯文也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歟天之未喪斯文也  
歟後死者抑舍此何適也歟文游一聚百世爲師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于是焉在予約博士弟子相與朝夕課業而以文  
臺命社示所宗也起而新之繫維是後賢者之責其又何辭  
焉六謙可予言屬予首厥議爲郡士大夫先予曰夫何言哉  
予履是邦而見賢哲雲蒸人文蔚發庸詎知非斯臺之鍾靈  
而四賢之後身也耶試登斯臺有不儀四賢之文儼然如在  
者乎有不快四賢之游欣然如同堂者乎有不弔四賢文游

之勝蹟愴然如有玄感惻然如有餘情者乎是吾人心心此  
文文之所以不息也吾人心心此賢賢之所以不朽也文其  
文賢其賢以臺與非闕臺也予與諸士大夫新斯臺恭置四  
賢之主是則是微異日四賢祠中將有彬彬濟濟爭光俎豆  
千秋仰泰山之高者矣予官雖貧 朝廷養我廉者得五十  
金可捐以經始也凡我同志豈其自外於斯文